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

受業王昶勘定

盧蔭溥增修

第二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七十二歲

正月初六日

公奏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臣前奏事報匣遞回蒙

將福康安具

奏解圍殺賊開通道路及進攻斗六門情形各摺並

寄信

諭旨抄錄寄 臣 閱看查臺灣自逆匪林爽文滋事以來已
將一載
皇上宵旰縈懷無時或釋 臣 於抵清口後因該處距驛站
不遠諭令該縣遇有臺灣文報過境隨時稟知十
二月初三日據稟有由京寄福康安海蘭察印封
一件外附有恭貯
恩賞寶石帽頂匣一個
龍褂匣二個同李侍堯報匣一併發回 臣 以為自係
福康安到臺灣後所向克捷李侍堯近在泉州先
行入

告是以有

恩賞之件隨報寄往乃自初三以後總未見福康安報匣遞過正切盼望十一日據稟接遞福康安報匣三個內一個傳牌上註明大兵直抵諸羅殺賊解圍廓清道路等語二十一日又據稟接遞福康安報匣一個係斗六門拜發臣心不勝欣慰當於二十一日附摺奏

聞茲跪讀飭次

諭旨並

硃批奏摺始得備悉該處勦賊情形臣私心揣度賊衆既

紛紛逃竄不久自可蕆功二十四日又據稟有福康安報匣二個過境俱在大里杙拜發是大兵業抵賊巢況據李侍堯奏賊目李七畏罪歸順願送妻子為質福康安又密購賊黨令其接應擒獻諒林爽文等罪惡貫盈亦斷不能俾逃顯戮矣臣以手加額無任懽欣伏念此事先因黃仕簡等因循貽誤剛常青等至彼亦未能得手蒙

皇上聖謨獨運

特派福康安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前往

面授機宜復荷

先機燭照
諭由北路前進幷於調兵運餉各要務預爲
籌備
指示周詳茲福康安等前抵鹿港未及一月即已直搗賊
巢從此自北而南沿山搜剿已據上游敗殘餘賊
掃蕩即在旦夕皆由
睿算如神用能膚功迅奏而福康安等仰叨
任使得以稟承
聖訓妥速竣事共受
渥恩臣慶幸之餘倍深欽佩再臣拜摺後即起程回京奏

入報

聞

是月回京

二月臺灣平

諭曰大學士阿桂夙興夜寐一體宜勤著交部議敘紫光

閣圖形二十功臣像

恭錄

御製贊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勘外守中未恆亮功馳咨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

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去歲在山莊籌辦臺灣軍務其時阿桂留京辦事七月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辦理惟間有指示方畧諭令閱看覆奏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甫得差竣回京是以一體予以議叙且以班次在前故列為功臣之首云

三月十四日

諭曰上年八月王公大臣及直省將軍督撫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籲請舉行慶典朕因王公內外大臣等身際昌期久承渥澤臚歡祝嘏出自積誠且朕自臨御以來親理萬幾孜孜不倦五十年如一日茲荷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膺受純熙錫光篤慶躬踐上壽五世一堂實古所未有允宜光昭盛軌以答景貺若却而不行轉覺矯情是以特俞所請並恐王公內外大臣等過事鋪張業經諄切諭令祗照聖母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萬壽慶典之例備辦毋得稍有加增現在王公內外大臣等因朕俯允所請踴躍歡忭亟欲抒誠其應備儀文典禮甚鉅若不專派大臣董理其事恐承辦之員未喻朕意仍不免踵事增華致滋繁費非所以體朕嘉與諸臣効誠獻悃之心也所有五十五年萬壽慶典各事宜著

派阿桂和珅劉墉福長安胡季堂金簡李綬伊齡阿總
辦以期經理得宜用光鉅典
四月
命署正黃旗蒙古都統
五月十九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七月初十日
諭曰荆州被淹情形甚重阿桂歷經委任自能善體朕意
德成於工程亦爲諳習著派令由驛前往勘辦所有城

工應否改建及如何籌辦毋致再被水淹之處著交阿桂會同舒常定議具奏改與不改阿桂定之其料估城垣倉廒及駐防官兵房間等項工程著交德成核實估計具奏阿桂德成接奉諭旨即日迅速起程前往不必前赴行在請訓其詳悉俟朕細思續有指示辦理之處即行由驛陸續寄知阿桂等到彼當詳細籌勘妥協辦理不必泥於遵旨以副朕軫念兵民保障久遠至意

又

諭曰荆州隄塍修理未久如果工程堅實何至屢被水衝已有旨交舒常等查明嚴參恐該督意存迴護或任令

地方官捏稟以所修隄塍已被衝潰無從查考爲詞希
圖朦混朕思隄塍道路綿亘即被衝處所亦必有基址
可驗德成於查工一事尚屬認眞明白著阿桂會同該
侍郎逐一親加驗勘如有工程草率及偸減情弊即分
別嚴叅著賠又荆州爲
關聖帝君鎭守之地該處必有廟宇崇奉今城內水深丈
餘恐廟貌亦不免侵損如將來城垣應須移建自當將
舊有棟宇移在新城建蓋若城垣實難移建務須將原
有廟宇重行修整俾輪奐一新以壯觀瞻而崇虔祀
十一日

諭曰荆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被淹之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四十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衝入城内是否因江流又有遷移密邇城垣以致頂衝受患著阿桂到彼務宜會同舒常親加履勘並留心訪問將近年江水有無遷徙情形據實查明具奏該處城垣另為移建是否果有其地朕亦難以臆度且該處地方富庶或人民安土重遷有難於移建之勢則又須酌量情形將城垣收小讓出低窪之處總在阿桂到彼後與舒常會同詳悉揆度期於一勞永逸亦不必拘泥遵旨

十三日
公奏言伏查此次荆州被水情形甚重仰蒙
聖慈軫念飭次
諭令該督撫等馳往查勘妥爲撫䘏兹以該處城垣屢被
淹浸應否酌籌改建
命臣同德成前往會同舒常定議具奏臣自入夏以來雖
舊瘠小發盛暑之際時覺頭眩但查勘被水情形
及改建城垣事關緊要臣亟應起程惟查十三十
四兩日俱係往亡不宜出行之日定於十五日起
程此時天氣尚在炎熱擬於夜間趲程當午畧爲

歇息以期迅抵該處至德成若同日起程恐驛站
馬匹不敷更替現公同商酌德成於十六日起程
途次先後行走仍可同時前抵荊州會同勘辦奏
入
諭曰一切事宜皆汝與舒常詳定工程料估之外德成不
可越俎
十四日
公奏言查荊州地處上游古稱重鎮雖江流浩瀚
溜勢所趨不無稍有移動但非比黃河隨時遷徙
且能奪溜誠如

聖諭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未聞有被淹之事而
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有此事乃十年之間三被淹浸
其故殊不可解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卽竊有所疑隨向熟諳該處情形之人留心訪
問聞得荆州府治對岸一帶向有洩水之路八處
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尙可洩水其餘七處俱久就
湮廢江水分洩之路旣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窖
金洲向來止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
濶江流爲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
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屢致淹浸其故或由於

此亦未可定容臣到荆州後親身履勘會同籌酌如果該處城垣實有必須改建之處自當欽遵
諭旨擇地移建倘該處屢次被水之由與臣詢訪情形符合則荆州府治形勢扼要該處城垣一切佈置規模由來已久自未便輕易更張郎當察看地勢或於府城瀕江處所築建雞嘴石壩之類逼溜南趨將窖金洲沙漸次衝刷再將江水分洩故道詳晰查明擇其疏消得力易於修復者酌加挑濬並於窖金洲灘上挑挖引河俾江流暢注則府城沿江隄岸不致頂衝該處城垣不妨因舊修葺既可安

輯居民又可節省繁費但臣所聞究係傳聞之詞
亦不敢稍存成見統俟到彼查勘明確會議具
奏至挑濬建築各事宜必須分投查勘楚省現無諳
習之員請
勅下書麟等卽令河營遊擊田宏讜帶領熟諳弁目二三
人卽由江南馳赴荊州以資分委履勘再臣與德
成前在河南雖議論偶有不合此後毫無芥蒂現
在會同前往惟有和衷商辦以副
委任至意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前往荊州查勘應否改建城垣摺內稱向

熟諳該處情形之人留心訪問聞得荊州府治對岸一帶向有洩水之路八處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尚可洩水其餘七處俱久湮廢江水宣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窖金洲向來祇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闊江流為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屢致淹浸其故或由於此等語荊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有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四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衝入城內朕即疑必因江流或有遷徙密邇城垣頂衝

受患所致今據阿桂查詢荆州對岸洩水之路竟有七處湮廢而窖金洲小灘近復沙勢增長寬濶以故江流漸次北趨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淹浸覩現在被水情形則阿桂所言竟是該處受病有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地方官漫不經心已可概見現在阿桂到彼尚需時日著傳諭舒常到彼先將荆州對岸一帶親加履勘是否實係該處洩水之路漸就淤塞窖金洲沙勢增長逼江北趨卽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不得因失查於前又復迴護於後阿桂到後亦卽行詳悉查明覆奏又據阿桂奏荆州城垣一切佈置規模由來已久不

便輕議更張卽當察看地勢或於府城瀕江處所築建
雞嘴石壩之類逼溜南趨將窖金洲沙漸次衝刷等語
所見甚是荆州若需移建則衙署倉厫監獄等項概須
搬移所費不貲況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地亦不
免安土重遷朕意若府城可以無需移建卽當於瀕江
處所酌建石壩逼溜南趨再將從前洩水故道擇其疏
消得力易於修復者概爲挑浚並將窖金洲上挑挖引
河俾府城不受水頂衝自可長期鞏固阿桂歷經委任
諳悉形勢務與舒常酌籌盡善因利乘便妥爲辦理總
期一勞永逸方爲妥善

十八日

諭曰據舒常奏馳抵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繪圖呈
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
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竟由隄塍不固
所致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四十六兩年被水後均曾借
項興修如果工程鞏固何致屢被潰決外官習氣不堪
官工尙思肥已況此項工程例係民修向無保固承辦
之員並不認眞妥辦草率從事甚或侵漁入已均屬事
所必有屢經降旨交阿桂等查明嚴叅著阿桂到後即
會同舒常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之隄工

如在十年以內興修者承修之員當從重治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之該管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著一併查叅分別議罪著賠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衝潰者即照此嚴行叅處以示懲儆此次荆州被淹既因隄工不固之故則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著德成到彼後詳細察勘堅實重修以垂久遠其衙署倉監等項並著阿桂德成等會同確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至該處隄塍爲全郡保障所關甚重從前因係民修以致地方官辦理不善任意苟忽減屢被衝淹況該處民人現在被災較重朕心方爲憫惻然亦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理

所有此次應修各隄工亦著動項興修官為辦理並著
阿桂德成妥為估計務期必加高培厚認眞修築俾崇墉
屹立永資抵禦其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
理以示體恤

十九日

諭曰沿江隄塍為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民力此
次因被淹較重朕不忍仍令被災之民按例修理業經
降旨動用帑項官為堅實修築永資保障俟將來每歲
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但該處民人甚衆若竟歸
民修不復官為經理則百姓等誰肯首先出資踴躍從

事即如井田之制宜古者未必宜今若此時而沿襲井田即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亦徒成虛語是將來修理隄塍各費派之於民而仍當官爲經理第不肖官吏於官工尚思侵尅肥己矧此項工程例歸民修並無保固官員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灑派入其囊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侵漁均屬事所必有其該管上司又因係民修之工遂爾漫無查察殊非慎重隄防保護民命之道自應定立章程於應修時派委大員確加勘估借項興修俟報部覆准後再按畝攤徵歸款並定以保固年限如在限內有潰決之事即嚴叅治罪著

賠庶工程可期永固而官員亦不敢有侵蝕情事方爲妥善除此次應修之隄交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動項官辦外其將來民修隄工作何稽察保固之處著阿桂到彼後會同舒常悉心妥議具奏

二十二日

諭曰閱舒常摺內稱沿江隄塍每年民間自行估土修築等語是該處隄塍皆係土工土性鬆浮易被衝刷現在即需重修何不將遮南遮護府城一帶隄工酌量改建石工石性既比土性堅固而荆州距山不遠採運亦易若屬可行即或需費較多朕爲全郡民生起見斷不稍

有蘄情自當即爲改建石工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其是
否可辦之處並著阿桂及畢沅確勘妥籌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

戶部議覆兩淮鹽政全德奏稱湖廣江西銷賣商
鹽照舊例停止定價請交兩江總督等會籌議奏
諭曰阿桂現在派往湖北辦理隄工撫䘏事宜所有酌定
鹽價是否可以停止之處著阿桂就近會同書麟畢沅
何裕城惠齡全德秉公籌辦妥議具奏

二十九日

諭曰據舒常奏荊州此次江水漲發因萬城隄潰決以致

郡城被淹與窖金洲無涉等語可見荆州此次被淹尤重總由隄塍不固所致因閱所進圖內郡城江面迤西有沙洲一道距現决隄工不遠或江水至此爲其所逼以致潰决亦未可定但該洲長二里寬一里勢不能全行剷除或於洲尾酌量開挑引溜南趨或酌建挑水壩挑溜往南俾隄工不至著重卽如江南陶莊自開挑引河後引溜北趨清口未免倒灌此阿桂之所稔知者著傳諭阿桂到彼後卽詳細履勘將龍洲一帶江水至此是否爲其所逼及是否可以設法辦理之處卽行妥籌具奏本日據舒常奏請將萬城隄逼行加高培厚再於

龍尾洲玉路口一處加築挑水磯頭逼溜南趨似可無虞水患等語是否可行之處著交阿桂履勘一并詳查議奏

八月初七日

諭曰前據舒常將荊州被水情形繪圖呈覽因閱圖內郡城迤西江面有龍尾洲一道距現決隄工不遠恐江水至此爲所壅逼以致潰決亦未可定已有旨將原圖發交阿桂令其到彼詳細履勘設法辦理本日據阿桂奏途中遇見荊州佐領德楞阿等詢據稱該處沙洲日益增漲江水漸逼北岸隄根隄外沙灘都被衝刷是以屢

有漫潰等語該佐領所稱或即係前旨詢問阿桂之處
同日又舒常繪圖呈覽閱圖內此次江水漫溢時首將
萬城隄衝決該隄適處龍尾洲上游自因江水至此爲
沙洲所遏不能迅速東注以致壅高衝決著再傳諭阿
桂到彼後即遵前旨親加確勘並詳查案卷熟籌妥辦
並將查勘各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厪念
公奏言伏查荊州自四十四四十六年以來屢次
被水此次情形尤重自必有受病之由 臣 在京時
訪聞該處有窖金洲沙漲逼溜北趨以致隄工著
重連被淹浸情形當經奏蒙

聖鑒今於彰德途次適遇荊州佐領德楞阿等於該處未
經被水之先派赴張家口照舊例買補倒缺馬匹
伊等因途次傳聞荊州被水之事行止不得主意
諭 臣 請示 臣 隨將我
皇上賞給滿洲官兵俸餉并應補淹斃馬匹毋庸借項採
買即在官羣內撥給一千二百匹於明秋赴口領
馬稠疊
恩施面加宣諭該佐領等聽聞之下無不忻感
皇仁喜出望外除飭令尾隨 臣 後即回荊州外 臣 以該佐
領等生長荊州從前因何荊州並無被淹之事近

年來因何屢被衝淹此次尤甚之故令就其所見所聞據實稟出據德楞阿回稟亦以窖金洲沙漲日益增廣江水漸逼北岸隄根隄外沙灘都被衝刷是以屢有漫潰等語與臣前此在京詢訪情形相符此係臣於猝然間向其詢問而該佐領所言如此卽該處輿論可知其事或非無因又臣聞雍正年間瓜州亦因對面沙漲江溜北趨灘沙多被衝塌瓜城幾至不保彼時總河嵇曾筠將瓜州對面沙灘開挖引渠以分水勢一面在北岸用碎石填擲保護岸沙瓜城得以穩固其情形與現在荆

州正屬相仿但其做法如何未能深悉亦已寄信書麟李奉翰令將從前案卷查寄以備參用竊思荊州被水如果實由於此則開挖洲面引河衝刷淤沙及挑濬洩水故道使江水不致暴漲為患實為拔本塞源之舉於現在查辦諸事中尤為要務不可不詳細講求慎重辦理但未經親勘究不能得其確實現接書麟等來信知南河遊擊田宏謨業已飭令赴楚計 臣 到彼時田宏謨亦可前抵荊州即當會同畢沅舒常等親加履勘悉心體訪如於保障之道實有裨益再行會商妥議具奏如覆

勘情形與所聞不同臣亦不敢預存成見總期悉

心籌議冀得一永遠無害之計以仰副我

皇上保護地方視民如傷之至意奏入

諭曰是一切勉爲之

二十七日

諭曰本日據阿桂等奏察看荆州城垣隄工情形一摺內

稱荆州郡城四面平原別無高阜未便輕議遷徙此次

被水較重固由隄塍不固而川江異漲一時宣洩不及

以致壅高漫溢其受病之由詢之土人等多以窖金洲

漲沙逼溜爲言因思瀕江郡治固藉隄防爲保障但江

流奔放一瀉千里若下流扼塞闗擱則浩瀚之勢不能宣洩暢遂自必至上壅為患詢訪輿情察看形勢其故總由下游之窖金洲漲阻等語下游扼塞則上流自然衝決病源在此自當急為治理前經舒常奏郡城江面迤西有龍尾洲一道當即以該洲距現決隄工不遠恐江水至此為其所逼北趨已諭令阿桂詳悉履勘妥籌辦理今據奏下游之窖金洲漲沙梗阻是以上游壅決為害自應速行勘辦去其病源況荊州四處平原既無高阜之區而移建城垣所費不貲且恐小民安土重遷自不便復言移建今隄工已大加修築豈可復留此洲

壅遏水勢致貽後患舒常前奏此次被水與窖金洲無涉之處伊因何能計及此也著傳諭阿桂即再親加履勘並遍加訪詢或於該洲之上開挑引河或將洲尾酌量剷挖以暢水勢速行繪圖貼說奏來但窖金洲亘漲日久不知其上有無百姓居住小民貪利罔知後患即如黃河外灘及西湖淀河等處淤出之地小民無不偷占開墾與水爭地但窖金洲既於江流有礙事關全郡保障未便因有民居因噎廢食置之不辦阿桂等宜諭令遷移設法抽挑以期江流暢達不至仍前壅遏為害方為妥善又據阿桂奏現在荆州滿城駐防官兵一切

撫卹等事約需銀十四萬餘兩等語阿桂所奏十四萬之數僅止撫卹滿城官兵所用而此外尚有賑恤災黎及一切要工需費自必更多但朕爲民生起見卽多費帑金亦所不靳前已撥銀二百萬兩解楚備用倘尚有不敷著傳諭阿桂畢沅不妨再行據實具奏另請籌撥阿桂歷經委任自能仰體朕懷妥協督辦一切畢沅新任湖廣總督更當實力賑卹俾災黎均霑實惠毋使貪吏飽壑方爲不負任使

九月初一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抵荆州後察看大槪情形業

經恭摺具

奏在案連日以來臣等復以荆州水患何以屢次愈

大之處悉心體察博訪周諮該處自官員至兵民

人等以窖金洲侵佔江面漲沙逼溜爲言者幾於

衆口一詞且言之不自今日始是輿情已可槪見

但究係傳述之詞臣等猶未敢深信隨令南河遊

擊田宏謨同署荆州府楊愘曾前往詳細查閱繪

具圖樣臣等親至該處循江上下往來履勘查大

江自松滋而下江面浩瀾至此折而東北府城一

帶江面較上下游本屬窄狹江中淤沙一處由來

已久土名窨金洲其始祇係活沙江水推盪隨流遷徙嗣後漸長漸大叢生葦荻遂爲江中巨洲江流至此順洲南北分流至洲尾始合爲一二十年來漲沙日益寬濶侵佔江面現在江水未甚消退洲墈尚出水數尺若遇冬令水涸洲卽高至一二丈屹峙江心且洲上所長蘆葦枝幹堅實如竹高有丈餘密翳攢排猶如草壩江水至此不特洲沙攔梗激怒水勢逼溜北趨而深蘆密葦亦足障遏奔流助逼溜勢水過之後所挾泥沙淤積蘆根洲身日墊日高又蘆根入土甚深四面盤結漲沙倍

形堅實難以刷動洲之迤西復淤起新洲一處與
老洲相距里許此害金洲歷來淤長及漲沙礙江
逼溜情形也臣等因見洲上蘆葦茂密一望十餘
里南面江流俱爲障蔽推求其故緣有本地民人
蕭姓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
地種植蘆葦每年納蘆課銀一百一十九兩該業
主因貪得利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葦即
環洲而生江水不能刷動並於洲內開墾地畝雜
種蔬菜詢之該洲地戸據稱洲長約有十里餘寬
處約有五里此洲漸長漸濶江面卽愈就窄狹臣

等測量洲之迤南江面不及二里迤北江面最窄處幷不及一里而此洲所佔江面轉居十分之六七洲首又突出江之北面大江建瓴而下至此本係東北折流今又爲此洲所逼無怪溜勢日益北趨直注堤根將玉路口以下沙灘盡行刷去掃成大灣沙市一帶堤外沙岸市肆盡皆淪沒入水一遇川江漲發之時以上游奔騰浩放寛至十餘里江面之水幷流而下偏注此不及一里之江面烏能容納悍湍宣洩暢達是以上游水勢壅高所在決溢四十四年衝潰沙市之觀音塔等堤四十六

年衝潰沙市之太山廟等堤其故實由於此今歲
川江水漲直衝入城據本地耆士老民俱稱爲從
來所未覩固屬異常盛漲然沙市一帶十年之內
三次衝決總因下游梗塞所致是以此次迤西之
方城口既經潰決尚不足以殺水勢迤下又漫決
十九處而玉路口堤仍復衝潰此卽下游頂阻疏
消不及之明驗總之下游愈壅則暴漲之水愈在
上游潰決豈得以此次潰決處所在沙市稍上而
沙市之觀音塔太山廟堤並未衝潰卽以爲與窖
金洲無涉臣等察核情形參稽衆論窖金洲之爲

害實係顯然若非抉其受病之由而謀所以補救之術卽使修治堤防加高培厚將來荆郡決溢之患恐尚未已伏思窖金洲中亘江心壅逼溜勢自應於洲上開挖引河引溜南趨爲正辦但臣等於洲之南北兩面往來閱視適南江面水勢平緩洲北江流順洲北趨溜勢現無向洲之處若此時卽行挑挖引河不得迎溜河頭將來江水盛漲平漫入河沙水盪漾仍慮淤閉徒費錢糧難收實效必須察看地形建築石壩先將溜勢挑逼向南激注沙洲方可相機辦理查沙市之觀音塔堤外舊有

石磯雖歷年久遠已就傾塌根盤基址尚有存者該處對嶜金洲之尾雖不能衝刷洲沙而有此磯址澑卽挑開以下堤岸不至日加塌卸可見建築石壩挑澑護堤實爲得力今爲遏澑南趨刷動嶜金洲漲沙自應在北岸上游砌築石壩方爲得勢

臣等復於洲之對岸上下相度該處自玉路口以上隄外爲龍尾洲洲之後身有夾河一道沙性鬆浮無從靠實生根築建壩工惟玉路口稍上之楊林洲地方正對嶜金洲之首現在沙岸較寬今擬於此處緊靠隄根斜向東南先築土壩直至近江

灘面壩外護以碎石再卽靠土壩接築碎石雞嘴壩坦坡層次而下此時江水未落先於淺水處層層疊砌堅實進築至江水稍深處所用碎石拋塡培出水面兩邊砌築石坡以護壩根交冬後江水日消趕緊以次施工逐步前進總以得佔一步卽進做一步如此層層進逼江漘自當日漸南趨激注洲坳如洲坳經水盪擊漸次剝蝕刷成兜灣卽可乘勢酌挑引河引漘注入而壩工既建漘勢挑開北岸迤東一帶大灣水流漫緩可冀淤出沙灘隄塍藉資保護彼時察看情形或現築之壩尚未

能挑掣溜勢直逼　洲坳臣畢沅即於淤灘處所詳
加審度酌量添建壩磯助逼溜勢自當得力至窖
金洲蕭姓納課墾種歷今數十餘年所得利息已
多今即勒令將洲地入官豁免蘆課所產蘆葦即
飭署府楊怡會督率民夫盡行刈伐並將蘆根刨
挖盡淨嗣後永遠不准再行栽種並不准一人居
住洲上仍令該府於明春蘆葦萌生時將洲面翻
犁一次不使潛滋暗長倘仍前玩誤即將該署府
據實參處其續長之新淤洲不及十年尚係嫩沙
洲上蘆葦亦不甚高大且洲尾偏南不致阻礙江

面令亦令將新長蘆葦全行剷除一律刨根犁土永禁栽種將來江溜南趨此洲自易刷塌設洲沙漸向北漲該地方官隨時設法妥辦毋任侵佔江面壅蔽江流臣等再四籌酌公同會商大江浩瀚非河流可比實有人力難施之處竭盡心力博訪周諮如此辦理大江溜勢或可望挑向南趨不致搜刷北岸玉路口以下沿隄一帶大灣或可望逐漸淤沙護隄且查金洲剷去蘆葦即除去丈餘攔水之物水長時沙洲不過平出水面數尺將來隄塍再行加高計隄高於洲約有七八尺即遇異漲

年分北岸既有峻壩攔護江中僅高數尺之洲嘗
不至頂阻爲害江水既可平漫過洲且洲沙一經
翻犂洲上沙土鬆浮亦必隨溜衝刷日漸坡坦下
游江面既漸開濶則宣洩暢達水不壅高北岸不
至著重而上游之江水亦不至壅過過高臣等愚
見似此力爲補救以理勢論之荆州郡城自可差
減決溢之患舍此亦實無他策至玉路口迤東至
古越隄一帶正對窖金洲因爲洲所逼現已稍成
大灣隄根被水摟刷日益傾塌隄頂殘缺存者無
幾交冬水小走灣恐迴湍激蕩愈向厓底往裏摟

刷堤面懸空不能存站恐至段段場下其勢更屬陡險現在楊林洲擬添石壩築成尚需時日一時未能挑開涸勢若於此處鑲作草壩水深數丈不能得底難以施工若用碎石向埽灣處所普行拋擲入江以護臨江厓底不惟所費不貲且水深數丈一時亦不能見功令令楊恪曾多備碎石本地有川江大船購買甚便價值亦不甚昂即行豫購數隻如遇隄工險急即於埽灣最爲凹進處所將大舟載石鑿漏沉 水一面緊靠厓邊拋塡碎石拋出水面護住埽灣 並將果窰廠舊有越隄一體培

補高厚與大隄相平以保無虞並於黑窯廠地方
靠隄築砌石裹頭挑溜護灣以資捍衛緣此處雖
在府城東南南北相去逕直不過數里若埽灣太
大設再行向裏塌潰江水必叉衝至城邊不得不
竭力保護其沙市之觀音寺地方舊築石磯亦令
就其基址修砌完整以期溜緩沙淤隄工堅固奏
入

諭曰據阿桂奏荊州郡城屢被水患因郡治下游江內有
窖金洲一道侵佔江面漲沙逼溜而本地蕭姓民人於
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

每年納課蕭姓貪得利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葦卽環洲而生阻遏江流以致上游壅高所在潰決等語已令阿桂將蕭姓家產查抄並交刑部按例治罪矣各省民田廬舍百姓等守其世業或一姓相傳先疇是服或甲姓之業售與乙姓皆在所不禁今簪金洲因沙漲而成何得謂蕭家之祖業此必係奸民見江中漲出洲地墾種可以獲利藉歴課爲名納租認種其交官者不過數十分之一而地方官吏亦必得其利賄其餘盡飽奸民之慾壑一經具呈地方官因受其賄求遂罔顧利害代爲朦混具詳而督撫等亦漫不加察率准題達

任令據爲已業牟利肥家而奸民因報官有案又貪利不已逐漸培植以致蘆葦環洲而生阻遏江流衝決隄塍城郭以致數萬生靈咸受其害造孽甚深情節實爲可惡現將蕭姓查抄治罪實不爲枉但小民惟利是圖止期益已不顧損人亦不特蕭姓爲然卽如黃河之外灘以及西湖淀河山東江南湖陂等處百姓私佔耕種者甚多屢經曉諭飭禁而奸民貪圖利息地方官吏又思從中分肥並不實力查禁任令開墾居住與水爭地或藉口陞科輸納少許一經漬決不特附近居民咸遭淹浸而修築撫綏糜帑倍蓰於國計民生均無利而有

害著傳諭各督撫嗣後凡瀕臨江海湖河處所沙漲地畝除實在無關利病者毋庸查辦外如有似窖金洲之阻遏水道致爲隄工地方之害者斷不准其任意開墾妄報陞科如該處民人冒請認種以致釀成水患即照蕭姓之例嚴治其罪並將代爲詳題之地方官等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

又

諭曰阿桂所奏窖金洲適處荆州郡治下游江心此時即於洲上挑挖引河不得迎溜河頭恐江水平漫入河仍慮淤閉必須建築石壩挑溜向南激注沙洲方可相機

辦理等語建壩挑濬所想甚好自應卽速妥辦但朕意
何不於洲之上首西北處所先挑成河口使其迎受江
水因勢利導將來石壩築成挑濬南趨江水必更直注
洲頭或可冀衝刷成河豈不省便已於圖內用硃筆標
誌發去著阿桂等卽確勘妥商將是否可以如此辦理
之處據實具奏又據奏現決各隄塍補完缺口後再按
破淹痕跡最高處所加高培厚堅實硪築足資保障似
毋庸改建石工等語前因郡城迤西一帶隄工頂衝著
重迤南遮護府城一帶亦關緊要恐土性鬆浮不能堅
實因諭令阿桂酌量情形用石修築今既據阿桂奏江

水深至數丈難以措手且土隄加高培厚足資保障則毋庸改建石工但阿桂等現因擬添石壩築成尚需時日而玉路口迤東一帶正對窖金洲埽成大灣隄根搜刷傾缺雖現經阿桂派員於該處載石沉船護住埽灣此亦不得已之一法將來應否將該處隄工及附近挑水壩隄工酌量用石改建之處並著阿桂覆加察勘悉心籌酌總期於隄工有益不在惜費永杜後患或石或土亦不必泥於違旨也所有蕭姓民人侵佔洲地著交阿桂查明究竟起自雍正何年彼時縣府道司及該督撫係屬何人並乾隆二十七年該處地方官及該督撫

又係何人其是否從他處轉售一併詳悉查明據實具
奏並著傳知該處附近居民以蕭姓貪圖洲地利息廣
植蘆葦壅遏江流致郡城被淹該處百姓咸受其害是
以將蕭姓查產入官照例治罪並無絲毫委屈此即爲
富不仁之炯戒嗣後小民等毋得效尤爭利復蹈罪愆
庶該處民人知所懲儆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報荆州被水緣窖金洲漲沙激水之故詩以
誌媿

江陵衆何辜江決爲大沴旂民悉昏墊棲身無片地嗟嗟我赤子流離生計廢南望痛已讀幾韻傷視如猶不啻重臣遣詳勘發帑資經濟初聞荆州被淹情形甚重即命阿桂馳往查勘并發戸部帑金二百萬兩以爲撫卹兵民及修建城垣衙署之用郡城屢被水受病必有自茲乃悉其故病源陳詳細城南窖金洲漲沙逼水勢蕭姓薄納租種葦貪得利葦結根益堅護沙寬更致江溜向北趨長隄日浸潰而隄復弗牢決匯出不意茲據阿桂詳細陳奏荆州屢被水患實因大江中有窖金洲一道約長十里寬五里侵佔江面漲沙逼溜而本地蕭姓民人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每歲遇洲沙漲出蘆葦即環洲而生逐漸培植蘆根盤結日固漲沙倍加堅實雖蕭姓每年亦納課百餘金然所納甚微而獲利甚厚滋患愈大江水本自郡城上游折向東北直趨隄根而此洲復佔據江面十分之六

七非惟不能容納悍湍亦且逼溜潰隄兼之承修隄工之員以工本係民修不爲經久之計以致十年之內屢被衝潰至此次數萬生靈俱受其害此固不得諉之盛漲出於意外矣已命將蕭姓查產治罪並據奏將洲地所產蘆葦盡行刈伐刨掘根株設法挑濬向南再爲相機開挖引河以冀衝刷洲沙不致更有壅障大吏方茫然謂與茲無事與論久及茲付於不問置人之度量越豈不遠哉異

阿桂未到荊州之先據舒常奏沙市之觀音寺太山廟從前隄潰江水灌入內河過濬倒漾淹及城根而水勢紆緩故得堵護無虞自兩次借項修築之後令年如此盛漲觀音寺太山廟兩壩俱照常堅固是此次郡城被水與窖金洲無涉等語及阿桂至彼悉心體察博訪輿論該處官員及兵民人等衆口一詞無不以窖金洲侵估江面漲沙逼濬爲言且言之不自今日始茲閱繪具圖樣頗爲明晰舒常平日既不能畱心體訪此時轉以爲與窨金洲無涉當此民命攸關之事猶復意存諱飾人之度量相懸何至於此

圖已緣蠹民謂蕭姓視膜由搴吏使早據實陳應別爲之計茲方與大懲遲矣

予之罪

皆金洲因沙漲而成此非農服先疇者可比然奸民固藉有陞科之名貪圖重利而地方官亦俱視同膜外不復遠慮督撫等又不加察以是因循貽患至於此極若不嚴加懲治誰復匿心民瘼因將該省十年以內之督撫藩司等分別罰懲以誠將來惟是無辜之民已因罹此災而未能爲先事之防予亦不能不引爲已咎也

而絜矩思前車戒斯示江湖及河淀豈無沙淤暨永禁民

占耕幷昇陞科議因思各省如黃河外灘以及西湖淀河各省濱臨湖陂等處如此私佔耕種者甚多雖已屢經曉諭飭禁而地方官吏保無從中分肥藉口陞科輸納少許以爲卸過之地迫一經潰決不特附近居民成被淹浸而修築撫綏糜費倍蓰此其利害懸而易見因再傳諭各督撫當以荊州蕭姓事爲前車之鑒必須實力清查嚴禁不得妄報陞科許民私佔水地誠能爲曲突徙薪之謀當不致更遺水患然予實媿言之不早矣

然已言之晚曲突徙薪譬引咎惟自責長言誌心媿

初二日

公借畢沅奏言查沿江隄塍衞護百姓田產爲全
郡保障所關甚重乃該處於四十四四十六年兩
次被淹今歲萬城隄又復冲潰節經奉
旨令臣等將十年以內及現決隄塍之承修監修該管大
小官員分別查參治罪著落賠補臣等現在查勘
沿江壩工漫決二十餘處自由地方官因此項隄
塍向係民修並無保固任意侵尅而督撫等亦漫
不經心是以屢遭漫決且該處窖金洲漲沙逼溜
北趨北岸壩根被水衝刷已非一日歷任各督撫
等均置之不問經四十四六年兩次被水之後尙

不留心查察及早設法籌辦且該處受病之由無人不知而該督撫等置若罔聞以致下游日壅江面日窄水勢逼高上游在在潰決遂成此次大災是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管道府等官實難辭玩愒之罪臣等查現決壩塍係方城玉路等口雖非四十四六年興修之工核計所用土方亦屬有限若僅令照數罰賠不足示儆應將此次完補缺口及萬城隄頭起至玉路口一帶隄工加高培厚土方並荆州府縣漂失倉米一併著落賠補現在臣等約畧計算需銀四萬餘兩將來通隄加高培厚尚

未細核大概約計需銀較多統俟核算明確同該
府縣兩倉應賠米穀一併開明數目邀
旨以十年爲限查明四十四年以後之歷任督撫藩司及
該管道府等員在任年月奏請著落賠補仍分別
查叅治罪奏入
諭曰自當如此
公又偕畢沅奏言伏查龍尾洲在府城江面迤西
臣等前往萬城隄查勘決口時隄外有夾河一道
夾河之外卽係龍尾洲與天鵞等洲相連爲一上
接百里洲直至當陽綿亘二百里雖洲之後身瀕

臨夾河不能衛護隄塍但究係靠北沙洲洲南江面甚寬且並無洲渚江流通暢不至爲其壅遏是此一帶沙洲於北岸隄工雖無裨益亦尚無防礙前詢據佐領德楞額及到荆州後詢據官民人等所稱俱係指窖金洲而言並非龍尾洲自可無庸挑挖建壩奏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偕畢沅奏言竊照荆州被水淹浸仰蒙

皇上特發帑金優加撫卹無不沾被

渥恩安居得所惟查荊州城守營兵丁所住房屋俱被水
淹浸此項兵丁向無官給兵房平時俱係租屋居
住間有自行置屋者亦屬甚少本無庸查辦今飭
營細查共計有三百二十六名屋宇被水衝沒一
切家具衣物多被漂失雖有月得餉米足資餬口
當差但天氣漸涼情形頗覺拮据相應恭懇
聖恩俯准每名借給銀四兩以資接濟仍於應得餉銀內
分三年扣還歸款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荊州城守綠營兵丁因該處被水共查有
三百二十六名所居屋宇多被衝沒一切家具衣物亦

多漂失情形未免拮据懇恩每名借給銀四兩仍於應
得餉銀內分三年扣還歸款等語此次荆州府城被水
較重所有該處滿洲駐防兵丁業經降旨加恩酌賞銀
兩以資接濟今阿桂等既查明綠營兵丁房屋多有淹
浸自應一體加恩賞恤所有此次被水之綠營兵丁三
百二十六名俱著每名賞給銀四兩毋庸扣還歸款俾
各安輯寧居用示朕一視同仁至意
公又偕德成等奏言臣等現飭地方官一面採辦
石料並將窖金洲蘆葦卽行剷伐以補堵築之用
至現決隄塍自應先爲還補臣等飭令南河遊擊

田宏謨同該地方官前往該處逐一查丈確實估計臣等復詳細履勘悉心籌議查此次漫決隄塍缺口二十一處又上溪河續潰一處共計二十二處內中方城上漁埠中獨楊地方漫潰七處因被水衝刷深塘深至三四丈不等且舊隄形勢兜灣兩頭隄頂間有塌潰若照舊還補土方倍費難以施工今各擬外越補築接還舊隄取勢轉為徑直又玉路口一處緊臨大江缺口與江相連水深數丈難以外越補築今擬做柴壩鑲出水面擱住外水在壩內用土築實補還隄工頂寬十丈其餘缺

口十四處俱係漫潰隄根未經衝刷俱應照舊補還並與現在通隄增估丈尺一律培補高厚其上方城洪家灣及萬城隄三處舊隄隄外地勢低窪多成河形恐將來水長漫灘沖刷隄根今擬各築順水土壩一道以挑漫灘水勢通計還補缺口添築土壩共估土三十三萬三千九百十九方七分五釐照例每方折銀一錢二分共銀四萬零七十三兩三錢七分其玉路口應築柴壩估用大江柴五萬四千七百二十束除卽將窖金洲蘆葦取用所需刀本脚運卽以餘剩蘆葦變價抵款毋庸動

項外應需秫秸椿木銀八百五十三兩四錢四分
又楊林洲築建碎石雞嘴壩後接築土隄共長一
百四十八丈估用碎石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八方
五分每方照江工例案核實需銀一兩九錢三分
共銀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兩九錢六分用土一
萬七千八百六十八方計銀三千二百四十四兩
一錢六分又黑窰廠隄外拋砌碎石裏頭週長卅
五丈估用碎石四千五百方需銀四千九百一十
八兩五錢以上還補缺口添築土石各隄工通共
銀六萬三千六百十二兩四錢三分至萬城隄地

處上游自洪家灣迤下至黑窯廠一帶在在險處俱應加高培厚以資捍禦臣等上下履勘逐段估計查自萬城隄以西至得勝臺一帶計長一千五百九十五丈該處由馬山迤邐而下勢較高阜且距江稍遠本年江水異常漲湧此一帶並未過水但舊隄多有殘缺且萬城隄從此生根築砌令逼墆俱加培高厚此一段若不重為培補恐舊隄日久愈加塌缺於全隄亦殊有關係今相度地勢擬自得勝臺至萬城隄就其舊隄高下加高二三四尺隄頂自四丈起逐漸幫寬至五六七丈直接萬

城更可足資保護其自萬城至沙市西街頭劉家港止計長九千四百一十四丈五尺舊隄完好者間有寬至十丈及五六丈不等但大半矮薄殘缺本年盛漲平漫過隄更多塌卸今分別估計幫寬四五丈至六七丈做成一律頂寬八丈內黑窰廠臨江舊隄現已掃成大灣業經奏明請令預備大船於隄工險急時載石沉水以護隄根今擬仍就舊越隄兩頭接做一律加高培厚又自沙市西街頭劉家港起至東街奎星樓止計長七百九十六丈此一段地勢較高但逼近大江本年江水漲發

因已在上游潰決是以此處低窪處所不過漫水尺餘其高處尚未過水現在通隄俱已加高培厚此一段自宜一律辦理惟查該處係沙市鎮爲水陸交會之地舊時隄塍今已砌塊石成爲通衢街道今擬於此一股內分別加築土堰仍以塊石蓋面又自奎星樓起至塘樓橫隄止計長一千二百一十丈該處江面寬濶地勢較高此次盛漲隄頂僅出水數寸今亦擬於頂上加築土堰更可鞏固以上自得勝臺起至沙市之西街止通行加高培厚並於黑窰廠接做越隄及沙市劉家港以下至

塘樓橫隄加築土堰共估計土一百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一方六分二釐𨾏計銀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兩七錢九分四釐合之還補缺口添築土石各壩通共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八兩二錢二分四釐請先行動項仍於另摺議罰各員名下按照應賠數目完繳歸款現在江水日就消落限於明年三月內一律報竣並遵

旨令舒常李封按照估定章程實力監修在工人員梭織往來分段稽察務令不致稍有虛糜侵冒永資保

障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公又偕畢沅奏言　臣阿桂前奏荆州洩水故道到後留心體訪現惟虎渡一溪承受江流由公安縣境南達洞庭宣洩通暢其餘各口湮廢日久人無知者　臣畢沅細加採訪並飭地方官隨時查察如能得其故道實有可辦之處再行酌量奏請辦理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估計補還缺口加培隄塍及建築壩工等款一摺並繪圖呈覽閱圖內所繪大江距現缺萬城等隄尚遠且有下百里洲爲之間隔其附近隄根處所惟

有沙河一道但該河甚小未必能衝決隄根而此次荆州被淹何以又由萬城隄首先衝決是否江水盛漲時漫過下百里洲竟與沙河連成一片抑係沙河上游即係承受江水大江水發建瓴而下致由此衝決隄塍摺內未據詳細聲敘著阿桂等即逐一敘明另繪一圖詳加貼說據實覆奏又據另片奏稱荆州洩水故道現惟虎渡一溪承受江流南達洞庭等語向止聞洞庭之水歸江達海並未聞該湖有可分洩江水之處若果江可歸湖則夏秋之間湖水本屬漲盛何以復能容納江水且其間所隔州縣城郭地方甚多又何以能越過不致

淹浸仍復歸江此語尚不甚解並著阿桂等一併詳晰

繪圖貼說呈覽

十五日

公偕畢沅奏言　臣等查此次荆州被水一切需用

銀兩除還補缺口加培隄塍及建築壩工等項需

銀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現請著落歷任大小官

員分別賠補又修築城垣約需銀二十萬兩内外

請罰令張廷化認賠如不能全數完繳再行動項

其滿員衙署係應借項興修在應得俸薪内分年

扣還又倉厫監獄現據該府縣呈請自行賠修俱

毋庸動項外現在撫䘏滿兵已動用過銀十四萬
九千餘兩撫䘏江陵公安監利石首等縣災民並
房間修費已動用過銀九萬一千餘兩尚未查辦
完竣此外
賞修滿營兵房應修城內及南門城樓上兩處
關帝廟並酌修滿營辦事公所約畧計算共需銀十五
萬兩內外至辦理災賑一事現飭道府等分別查
勘其災分輕重及戶口多寡須俟勘明結報始能
核出銀數現在尚難懸定臣等通盤約畧計算除
著落分賠及應行借項各款外其餘一切已經動

用及應續行動項銀數總在一百萬兩以內所辦
撥解銀兩儘為寬裕毋庸另請籌撥奏入報
聞
十六日
公偕畢沅奏言 臣 等查荊州濱臨大江地處低窪
護城隄壂保衛民舍田廬關係綦重所有沿江萬
城大隄綿亘二百餘里而自沙市塘樓横隄以上
正當川江下游尤為險要向因民間自修未經定
立保固年限僅委知縣縣丞查驗督修並不專派
大員確實勘估又不報部核銷以致草率從事有

名無實工程不固屢經潰決此次被淹尤重仰蒙
皇上軫念災黎不忍用民力修理
特發帑金令臣等會同確勘動項興修今將漫決缺口分別估工還補並添建土石壩工挑濬護隄又自萬城隄之得勝臺起至塘樓橫隄止培補寬厚加築土堰以資鞏固飭經臣等恭摺
奏明並將歷任貽誤大小官員據實參奏分別革職治罪著賠外從此崇墉屹立得以保護無虞凡小民樂利之休皆出自
聖主生成之德其將來民修隄工必須官為經理若不明

定章程嚴立條款恐仍不免草率偷減尅扣侵漁
等弊謹會同籌酌悉心定議將一切稽察保固及
善後事宜按款開列恭呈
御覽一歲修萬城隄工宜責成大員經理也查該隄有關
全郡保障向因民修僅歸知縣縣丞督辦實非慎
重要工之道查荆宜施道本係兼管水利荆州府
切近該工呼應較靈嗣後應即責成該道府專管
督辦每年於秋汛後荆州水利同知會同江陵縣
將隄身矮薄殘缺並水溝浪窩逐一勘明估計應
需夫土修費若干由同知造册移送荆州府覆勘

核實申齊酌宜施道復加核勘移咨藩司如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俱行報部查核仍先行借項興修俟工竣由府取結加結報明酌宜施道逐段查驗收工出具督辦穩固印結移司報部核銷藩司於每年奏銷後親往查驗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汛以前分年輪往查驗一次如有偷減浮鬆情弊即將承修督辦並扶同之府縣各官一併揭參賠修此外南北兩岸民修各隄塍其緊要處所每年俱令道府於汛前逼行查閱一次遇有卑薄殘缺之處一體修築堅實均照此一例辦理一歲修隄塍

應定保固限期也查湖北官辦隄塍向來土工保
固一年石工保固三年今萬城大隄欽奉
諭旨嗣後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冲潰者即照此嚴
行叅處等因欽此嗣後官辦歲修應令認真修築堅實
一律保固十年如於限內坍塌漫潰即將承修督
修之員叅處並令照估追賠以示懲儆一隄面隄
身應照現定加高培厚丈尺按年培補也查現在
萬城隄工自得勝臺起至沙市西街頭止已照此
次被淹隄旁樹屋痕路普律加高並較水痕再高
二尺復按其地勢分別幫寬又自西街頭至塘樓

橫隄一律加築土堰將來雨水冲淋行人踐踏難
免日漸塌窄以後按年歲修總應以此次原定之
高厚丈尺爲準幫補足數不得稍有卑狹以致工
程不能鞏固經久一修築隄塍宜嚴定章程也查
向來隄歸民修並無大員查驗以致草率偷減有
名無實今既改爲官辦務須雇募健壯人夫登記
姓名飭令如法修築逐層硪硪照例九月興工次
年二月完竣該同知常駐隄所親身督辦如有草
率卽將該夫從重責逐另行召募並不許假手家
丁書役致滋弊端該管道府隨時輪流密往查察

如有包修偷減扣尅價值情弊即將該同知知縣等揭參究辦一借修銀兩應豫爲籌備也查萬城大隄向無籌備銀兩嗣後每年估定修費後一面由該管道府層層核實移司一面飭令該同知備具印領赴省請領即於司庫內動支給發趕辦俟下年飭令江陵縣按畝派算核定每畝應征銀若干造具細册通詳隨同錢糧於業戶名下攤征歸款一夫土工費應令公舉紳耆專司銀錢出入也查此項隄工原係民修因欲杜其包修草率之弊是以官爲代辦所有一應銀錢册檔應令公舉誠

實諳練爲衆所推服之紳耆三四人專管其事責令收放登記毋許衙役書辦干預攙越致滋扣尅侵漁等弊一新築石磯應隨時修補也查新築石磯常年受水冲擊恐易殘損歲修時責成該管道府同知按年查看如有損壞虧缺即詳報勘驗確估修整堅固統歸歲修隄工項下攤征歸款其沿金洲蘆根遇有萌長隨時督夫剷除凈盡並每年翻犁一次無許一人居住洲上其新淤洲亦照此辦理一設立卡房以專防守也查萬城大隄向來以五百丈爲一工每工設立隄長圩甲各三四名

不等遞年更換嗣後隄圩應歸同知經管照依舊
例按年輪流簽點每工總須隄長四名圩甲四名
責令在於隄上設立卡房常川輪流住宿如有獾
洞蟻穴即行報明隨時補修如遇汛漲隄圩人等
多備守水器具協同業民晝夜防守該道府同知
與地方水利各官往來梭巡一有危險即督率人
夫搶修子埝水利各官防護不力該管道府查明
糾參一隄上民房應令拆毀也查萬城隄上現在
多有民人居住致將隄面踐踏低矮殘缺一遇盛
漲不能抵禦且此後歲修隄塍俱應一律加高若

蓋有房屋礙難辦理所有萬城隄上現有房屋應令該府縣出示曉諭即概行拆去遷移他處以便加高培厚嗣後不許一人搭屋住隄又沙市西街頭起至東街尾止現因市廛稠密舊隄即爲街道未便將房屋概行拆展是以僅止加築土堰嗣後該處無論鋪戶民房如遇傾倒應需重建時著報明地方官察看無礙隄面處所令其蓋造以期陸續讓出地面逐漸培補高寬長隄復舊其隄外龍尾等洲民人私築土堰有礙漲水流行之道亦令概行毀去違者究處一隄上應分員看管也查萬

城大隄共長二百餘里同知一人不能照料周密
請自萬城隄之逍遙湖起至玉路口止計長六十
餘里迎溜頂冲最爲險要卽責成本縣縣丞看管
自玉路口起至黃家場止計長七十里係在沙市
巡檢汛內卽責成該巡檢看管自黃家場起至拖
茅埠止計長七十餘里係在郝穴巡檢汛內卽責
成該巡檢看管以上所派縣丞巡檢止令看管防
汛督夫照料其歲修估計工程並給發夫工價值
等項仍由同知督令董率經手不許佐雜官妄行
干預一同知衙門宜移建隄所也查荆州府同知

衙門向在城內現已被水衝塌必須另建今該同知既令專管隄務自應駐劄隄所始於修築巡防聲息相通應請於中方城李家埠等處擇地修建衙署即令該同知駐劄彼處專心照料並於汛漲之時就近查看水勢隨時稟報籌辦再該同知員缺本係部選今將萬城大隄責成專管必須熟習水利工程之員方與隄務有益恐部選人員不諳水利不足以資經理應請將荊州府同知一缺奏請改爲調缺由外揀員陞調更於隄工有裨一府城各門應行堆土以防水患也查乾隆四十四年

荆郡被水漫過護城隄直至城根隨用土囊將城門堵禦水未進城此次江水漲發决隄入城臣等詳加查訪雖地方文武各員曾將城門下閘關閉募夫刨土並用舊絮囤塞實因水勢汹湧將西北兩門衝開湧灌入城但與其猝辦於臨時孰若預籌於先事嗣後荆州府城俱應於各城門附近處所堆土預備以爲防患未然之計地方官仍於大汎以前通行查看如有雨淋缺少即飭令堆補足用以期有備無患奏入

命大學士九卿議行

十七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查審金洲漲沙日漸侵佔江面以致逼溜北趨原應在洲上開挖引河爲正辦無如江水順洲分流沿近洲墈一帶俱係平水並無向洲溜勢若卽行挑挖不得迎溜河頭沙水漫漾仍致淤閉徒費無益是以請於對岸之楊林洲地方緊靠隄根先築土壩直至近江灘面卽靠土壩接築雞嘴石壩由淺水做至深水逐步前進逼溜激注洲墈約計做成一百四十餘丈已至江水深處難以施工勢不能向前再行接做而壩工旣

建灂日南趨洲𡑞經水盪擊自當漸次剝蝕刷成兜灣彼時乘勢酌挑引河灂勢注入衝刷沙洲較爲得力實緣江水浩渺又非河流可比黃河大灂止一有股引河得灂卽全灂皆注可以藉水刷沙江水灂勢平鋪浩瀚莫測若卽開挖引河至深不過二丈江灂仍走深處引河不過畧分灂勢難望刷沙若將突出洲𡑞先行切去現在洲邊俱係乎水切去沙土不能隨灂衝淌仍應淤墊於事亦屬無益臣等再四籌酌必須先行築壩挑逼灂勢俾其有所專注再行迎灂挑挖引河方可衝刷洲沙

是以現擬如此辦理今將洲上蘆葦全行剷伐已
除去攩水之物水長時洲坳不過平出水面數尺
並出示曉諭遠近居民令將蘆根刨出刨行給予
作爲燒柴之用聞風爭赴蘆根可以挖除盡淨再
每年春令將洲面翻犁一次沙土鬆浮隨流衝刷
自當日就坡坦刨過盛漲江水可以平漫過洲頂
阻之患自毋至開挖引河應俟石壩築成江流直
注洲坳始可辦理此時似可無庸先開河口至玉
路口迤東掃灣處所 臣 等恐交冬後水小走灣迴
湍激盪愈向厓底搜刷壩面懸空或至塌下飭令

地方官遇隄工險急時即用大舟載石沉水於厓邊拋塡碎石以護隄根誠屬不得已之辦法但查窖金洲西首新淤之洲詢據土人稱十數年前有銅船沉沒該處因而泥沙逐漸停積淤成新洲則於埽灣處所載石沉船自可漸次掛淤隄根足資保護若改建石工非不較土工更爲堅固惟是荊州臨江隄塍自得勝臺至塘樓隄止綿亘七八十里在在險要倘一處稍有疏虞即全城皆被淹浸亦不獨玉路口迤下一帶爲然若一律改建石工爲費既屬不貲若間段興修於通隄又屬無益且

該處江面既窄江水更深亦無從措手必須如海塘往裏退步開槽釘樁而壩內即係沙市逼鄰民居稠密又未便概令拆展種種礙難辦理是以臣等於前次摺內業將無庸改建之處據實陳奏今楊林洲既議添建石壩異窰廠復用碎石裹頭工成之後溜勢日漸挑逼向南洲沙不至向北增漲此一帶自必溜緩沙淤不再往裏摟刷又將舊有越隄兩頭接做一律培補高寬與大壩相平現在埽灣處所自可期保固無虞再圖內現擬用石裹頭處所奉

硃筆標出此處亦應築雞嘴壩查該處臣等初意原擬添建石壩亦因江水甚深不能施工是以酌於現可施工暗灘淺水處所用碎石砌做裏頭今蒙
聖明指示應行將隄根裏任冬深江水大落察看形勢如有可著手時再將裏頭往前展做挑溜護灣更爲有益以上各工臣阿桂臣畢沅俱已再四熟籌往來察勘以現在情形而論祇可如此辦理是以會同定議將來培隄築壩臣畢沅當不時赴工查閱如水勢稍落或淤出沙灘後其險要之處另有可辦臣當仰體

聖主愛護民生不惜多費帑金之意隨時奏請
訓示以期永資鞏固奏入報
聞
二十七日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荆州旗民疊蒙
賞賑兼施房屋漸次修理現俱寧輯安居元氣可復至應
修城垣查明衝坍無存並閃矬應補砌者四十七
段惟小北門迤東西門迤南兩處坍入護城河內
根基不固擬向裏收築餘仍照舊址又城身臨近
護城河者應包砌磚石泊岸九段又西門水洞衝

刷寬深擬改為水津門外用閘板并門臺門樓應
補砌九座共估銀二十萬兩由臣德成詳覈開具
做法清册移交臣畢沅照辦奏入報
聞
十月初二日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查荆州臨江隄塍自得勝臺
起至玉路口一帶總名萬城隄隄外百里洲邇上
相距大江自十餘里至二十餘里不等其沙河一
道東西與江相通水面不止十餘丈乃川江分洩
不能衝決隄塍此次江水漲發冲決萬城隄之中

方城等處緣萬城隄迤西有馬山該隄卽從馬山東得勝臺生根砌築得勝臺以上山脈綿亘勢較高阜是以向無隄塍該處地面甚寬距江亦遠今歲川江盛漲百里洲以上到處漫灘泛溢而下因地形濶遠足資容納是以江水不過散漫平鋪水落後仍卽歸槽至萬城隄以東隄外距江較近暴漲之水從上游湧至又遇隄塍逼束下游復不能暢消以致水勢倍加擁高漫過各洲與沙河連成一片漫決隄工而萬城隄以內地勢更窪是以隄塍一經潰漫卽致淹浸城垣此今歲荊州被水首

先漫決萬城隄之中方城等處實在情形也至虎渡口在大江之南分受川江之水由公安縣及湖南澧州至安鄉縣境入洞庭湖湖水則由岳州經臨湘縣境會川江東北折至漢陽府會漢水入大江以達於海本年湖水雖同時並漲而江水倘高於湖是以猶能容納其非盛漲年分江水分洩更暢又虎渡溪兩岸俱有支隄是以分洩江流不至漫溢為害奏入報

聞

公偕畢沅奏言臣等伏查荊州綠營兵丁常年身

沐
國恩給餉豢養今因受淹較重屋宇傾頽擬請借銀
接濟復蒙
特旨賞給俾資安輯臣等宣布
恩旨即日飭令藩司按名核給據該營將領帶齊各該兵
丁等俱伏地叩頭懽呼感激咸稱兵丁等按月支
領餉項日用有資偶因猝被水災房屋漂失復蒙
聖主格外體恤同霑
渥澤舉家感戴浹髓淪肌懇求代陳蟻悃叩謝
天恩等語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賞給綠營兵丁銀兩一摺內稱兵丁等偶因猝被水災房屋漂失荷蒙格外體恤懇求叩謝天恩等語荆州此次被淹較重兵民等蕩析離居朕心爲之惻然惕然特發給帑金命阿桂前往會同該督等詳悉查勘加意撫綏目下積水早已消涸兵丁等經撫恤之後即或元氣不能遽行全復而一切居住房屋自必逐件修建著傳諭阿桂即將荆州現在兵民房屋修建約有幾分及輿情是否安輯之處據實奏聞以慰廑注

初四日

諭曰惠齡奏報襄河一帶水勢隄塍各情形一摺內稱天

門潛江二縣夏間被水田地先經查明俱已涸出補種
秋糧現在天門縣被衝田地禾稻已經收割惟潛江一
縣帶淹之慼林黃景等垸甫經補種雜糧今復被水淹
衝當即飛飭李天培馳往督率地方官塡築潰口酌量
撫恤等語此次襄河水長雖已在寒露之後現在節過
霜降水勢消退自必甚速第潛江一縣夏間曾經被水
甫經補種秋糧又值襄河水漲復被淹浸情殊可憫著
傳諭阿桂畢沅於荆州事畢定後順道前赴潛江會同
詳悉查勘該處積水是否業已疏消其應如何酌加撫
恤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妥爲辦理以副朕軫念災區至

意

初六日

公偕書麟畢沅何裕城惠齡全德奏言臣阿桂接准戶部咨議覆兩淮鹽政奏湖廣江西等省銷賣商鹽停止定價一摺奉

旨令臣就近會同書麟畢沅何裕城惠齡全德秉公籌辦妥議具奏除臣畢沅現在荊州就近與臣阿桂面同講求秉公籌辦並將兩淮近日鹺務及口岸行銷情形札會各該處一體查照去後伏查淮南應運湖廣江西額鹽除提融年分不計外每綱共應

運一百餘萬引原以上裕
國課下濟民食固不得專事恤商使民間有食貴之
虞而商人費重利微有虧成本以致額引滯銷課
項懸宕亦非經久之計臣全德因兩淮鹽商費多
利薄辦運不前皆由從前江西湖廣有奏定之價
時或不能相符人人得以持其短長遂不免私出
陋規陋規既興有增無減卽有時成本稍輕原可
照定價售賣亦以費重不能復舊是以據實奏明
今奉
特旨禁革之後自可無需索之事然定價尚在則弊根不

去各商尙多顧慮未肯踴躍向前且場產豐歉不
齊運道通塞各別加以船價包索工伙飯食等項
較之二十年前俱有加增雖匣費盡裁仍實有不
能拘定從前奏價售賣之處今將浮費痛加裁減
核計成本售賣夏季湖廣鹽價已減至二錢八分
九釐零江西鹽價減至二錢六分五釐零是從前
名雖定價而價隨費增今計本售銷不但鹽價減
輕商亦獲利若將定價竟行停止鹽價轉可不至
昂貴臣書麟於接奉部文後細加訪察商鹽成本
輕重勢難一致今淮南引鹽因費重本虧幾致不

能行運若隨時變通鹽務自可得有起色臣何裕城查江西行銷淮南引鹽向由商人照價發賣地方官按期申報雖尚未遽有加增而商人發於鋪戶又轉發於水販及鄉村之市集攤鋪相距口岸較遠運脚等項不無稍增亦屬實在情形臣阿桂
臣畢沅復會同酌核再四籌議與其徒存名目或不免弊竇潛滋自不若計本行銷轉覺於商民兩便今爲因時調劑起見停止定價其事尚屬可行惟是詳查歷年案卷湖廣江西行銷淮鹽自乾隆五年部定貴賤二價後該處總照所定貴價外加

三錢每包止賣銀一錢四分六釐至二十八年楚
商擡價病民經前任督臣李侍堯奏明究辦並奉
旨令前鹽臣高恆會同籌議酌中定價每包賣銀二錢三
分一釐作為限制此後楚省自甲申至丁酉每綱
賣銀均未及續定二錢三分一釐之數迨四十三
年兩淮鹽政伊齡阿以戊戌綱因淮揚河水淺涸
人工物料費用有加奏請湖廣每包增價三釐江
西每包增價二釐經三寶等會議請將所增之價
各減去一釐復奉
諭旨江楚兩省鹽觔原因本年水淺挽運維艱自應漸加

價值但不予以限期該商等一經增價誰肯復行議減究於民食有礙著各照所定之價止准暫增一年過期仍照舊價行銷以杜流弊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量爲調劑之中仍嚴寓限制之意恤商惠民務得其平今以兩淮引鹽積壓而論自不得不稍爲變通以紓商力而杜弊端但立法期久遠可遵鹽法亦更換不一在淮商此時欲停定價以免挾持鹽價雖由增而漸減又安保異日不借成本以規厚利鹽價復自減而暗增況核兩淮夏季所減之價實已浮於從前官定之價向時價有一定尚未免

逐漸增長豈有專計成本轉能必其永不高擡且
國家一切經費錢糧從未有竟無考核之事未便獨
於鹽價一項毫無節制臣阿桂臣畢沅愚昧之見
爲目前疏銷之計定價不妨暫停爲久遠流弊之
防限制不可不立今請卽以兩淮現在核定夏季
成本所減數目爲準湖廣鹽價每包二錢八分九
釐江西鹽價每包二錢六分五釐作爲限制如遇
場產豐旺固應平價便民卽值旱潦不齊亦不得
私增逾限仍於每綱開運完竣令鹽政將場竈運
道情形每季成本數目分晰咨報戶部湖廣江西

督撫亦於每年年底各將漢陽南昌行銷價值詳
查確實一體報部由戶部互相稽核是否相符具
奏一次浮費既悉行裁革鹽價復較前加增積引
自當暢銷商本日就輕減統以三年為限交戶部
將停止定價以後與設有定價年分通行牽算比
較有無逾於現定限制並積引疏銷若干懸課完
納若干再行核定成本酌中定議如此庶鹽價得
有稽查商民兩無虧累似為平允至部議定價停
止以後行銷價值憑何酌定及文移往返應如何
先期知會出示曉諭之處臣全德查各商按引納

課本有定數可稽其場鹽價值河運江運水脚及過壩過所撬運改捆工食等項時貴時賤人所共知場官運商旣難揑報地方有司亦易稽查惟有據此數項隨時核算計其需本若干加以餘息共應賣價若干三月一次均勻扯算咨明湖廣江西督撫則鹽政行文在先各商鹽到在後各督撫卽可先行出示使商民共知不至擡價牟利臣阿桂臣畢沅復查二十八年更定鹽價時所有淮南應運湖廣江西額鹽令於綱首鹽船開江之日鹽政卽飭運司查取商人成本並餘息統計核定每包

實應賣銀若干移明湖廣江西督撫行知鹽道通

飭賣商照數售賣是此事前經辦有成案應如所

議辦理湖廣江西督撫准鹽政咨報即於行銷地

方將所定價值先行出示曉諭俾窮鄉僻壤咸得

周知俟鹽船到時遵照銷售仍飭屬隨時實力稽

查如賣商等有私自擡價等弊即隨時嚴辦此時

定價停止地方官自無可挾索倘該商等希圖增

價又復私出規例其浮費自必攤入成本鹽政即

應查明參奏將此地方官及該商等一併從重究

辦倘鹽政不行稽察致商人復蹈故轍一經查出

卽惟鹽政是問如此則商人私出陋規地方官借端挾索之事可永行杜絕不致復滋弊端至湖廣江西水販鋪戶距口岸遠近不一其工伙運脚應如何按時計里分別加增之處 臣 等查此事例由湖廣江西督撫酌核辦理從前二十八年原議水販係躉買轉售每包許其加賣銀五釐鋪戶係屬零售每包許其加賣銀九釐其相距口岸遙遠各處交各該地方官查明核定具文詳報飭令照價售賣今自前次定議後又閱二十餘年情形不一應飭令該地方官詳查確核具 報再按照現定成

本酌量辦理俟核定加增數目一併報部存案仍
飭屬隨時訪查於每年年底再將各該處水販鋪
戶是否照價售賣及有無增減之處咨部查核奏
入下部議行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伏查荆州南門內
關帝廟一座現在春秋兩次致祭考之府志建自明
初相傳其地即
神督荆州時府基其廟宇五層外牌樓一座配殿配
樓東西各廊房以及戲臺鐘鼓樓等項房座因年
久未修木料俱屬黴朽復經此次大水以致殿宇

敧斜金身彫舊從神多被衝倒自宜遷
肯重行修整以妥靈爽臣等率同司員詳加查勘內大殿
一座計五間原係虬門做法柱木甚多有礙從神
觀瞻甚不莊嚴幷有抱厦兩層疊落成造以致殿
內黯黒擬將大殿卽用七架梁可免多使柱木抱
厦兩層減去一層只用一層直接大殿殊與做法
相符規模宏敞足壯觀瞻其四柱三樓牌樓一座
大山門一座二山門一座戲臺一座玉皇閣一座
三義殿一座崇聖祠一座馬王廟一座及鐘鼓樓
配樓配殿廊房住持房共計七十五間俱應拆蓋

揭窕粘補修理一律油飾彩畫週圍牆垣甬路丹
陛照舊補砌各殿宇原供奉神像共計八十三尊
內
關帝大像原係滿金罩漆其餘各神像有滿金者有
五彩者俱擬照依舊式裝塑找補見新再查南門
城上向無城樓上蓋
關帝大殿五間前接捲棚抱廈五間俯臨大江遠近
觀瞻極為雄壯此次雖未被水然亦年久未修頭
停滲漏金身黴舊自應粘補修理一律見新以上
除舊料抵用外通共估需物料匠工銀一萬六千

二十六兩七錢二釐奏入

諭曰前因惠齡奏襄河水漲潛江一帶又復被水淹衝當即降旨令阿桂等於荊州事畧定後順道前往會同查勘今據阿桂奏荊州城工隄工查辦俱已完竣於九月二十七日啟程進京約計阿桂接奉前旨時業已在途如離潛江已遠該處查勘撫恤事宜已有臬司李天培在彼辦理阿桂畢沅即可不必繞道前往若距潛江不過數站自應仍遵前旨會同畢沅馳抵該處查勘積水是否業已疏銷其應如何酌加撫恤之處妥協辦理阿桂係歷經委任之人畢沅又係該省總督會同勘辦自

覺更為周妥至阿桂等奏荊州修建關帝廟工程自應
敬謹整理其廟內應需匾額對聯著畢沅查明殿宇寬
窄將匾對尺寸開明具奏候朕親書發往摹勒懸掛將
御筆卽存貯供奉該處毋庸繳進
公偕德成畢沅奏言竊照荊州駐防官兵房屋被
水衝塌前據舒常圖桑阿會同具奏經軍機大臣
議覆俟臣等到時查明辦理又欽奉
諭旨此次荊州被淹尤重所有該兵丁修復房屋各費朕
亦不忍復令扣還前已有旨竟全行賞給著阿桂等到
彼後卽會同查明妥辦其衙署倉監等項並著會同確

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等因欽此除荆州將軍副都統

衙署業經奏

旨准其借項興修地方文武衙署照例先行借項於所得

廉俸內分年扣還又府縣倉厫監獄據卑職知府

余大猷知縣屈振甲呈稱此次荆郡被水皆由該

員等平日於隄工不能畱心查察所致現在各工

需費甚鉅業蒙

發帑修築所有倉厫監獄情願各行捐資賠修等情應聽

該員等自行修理毋庸估計外其兵房一項臣等

率同司員等逐加履勘詳悉估計查康熙二十一

年滿兵駐防荊州並未創建營房係給予銀兩價
買城内民房居住迄今一百餘年生齒日繁該兵
等陸續自行添蓋房屋甚多今若照現在被衝間
數普律補修其費不貲勢所難行自應照每兵一
名給房二間之例撥其實在被衝情形分別確估
其圍牆照舊補築俾院落稍寬將來該兵等仍可
量力自行修蓋庶於核實之中仍留寬裕之地今
勘得滿城内偏近西北低窪之地爲江水首先衝
入之處牆垣房屋蕩然無存應全行新蓋房一千
五百三十四間每間面寬一丈進深一丈簷柱高

七尺五寸又有房屋雖被衝失尚有一二舊料堪以抵用者一千五百三十一間應行添料補蓋其損壞牆垣衝失門窻房屋三千五十七間應量加粘補又僅止補築院牆房一千六百七十間并補砌門樓三千八百九十六座補築院牆湊長二萬三千三百七十六丈除揀用舊料抵用外按例估需物料工價銀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五錢

四釐應遵

旨動項賞給修復又查得八旗辦事必需公所並教場演武廳步營堆撥房一百七十五間內補蓋衝失無

存房六十八間衝失徵存舊料房二十四間粘補
門窗築砌牆垣房七十七間揭瓷房六間補砌磚
院牆湊長六十六丈補築土院牆湊長四十五丈
除揀存舊料抵用外按例估需銀四千九百五十
三兩一錢五分八釐亦應請動帑官爲修理至各
官衙署應行修復者協領十員各房十六間佐領
四十六員各房十二間防禦五十六員各房八間
驍騎校五十六員筆帖式三員各房六間內查得
牆垣房屋衝失無存應全行新蓋房一百六十九
間又房屋雖經倒塌尙有一二舊料可以抵用應

行添料補蓋房三百七十一間又僅坍損牆垣衝失門窗應行粘補房四百七十五間補砌磚院牆湊長二千八十丈補築土院牆湊長六百三十五丈六尺除揀存舊料抵用外按例估需銀三萬九百七十三兩九錢七分應請先行動項興修分年扣還惟查各員衙署其房間多寡不一而被水情形亦各輕重不同若照例坐扣其中倘有礙難辦理之處卽如協領衙署例係十六間內中被衝甚重者現估需銀六百餘兩始能建蓋其中僅止衝塌一二間者現估需銀不過數十兩若各按現任

房屋實用修蓋價值令其分年扣還則扣項多至數百餘兩者坐扣過多未免日用竭蹶年限過寬又致帑項久懸此項官房本係公共衙署該員等一遇陞遷等事卽應他員接任又未便遞轉接扣日久稽延況此次修建衙署實因猝被水災非由住房之人平日不加修葺以致傾圮者可比所有動用銀兩若卽於本人名下坐扣未免多寡不均且被水之後該員等俱經仰邀

恩賞一年俸銀則現在應行扣還之項亦應均勻攤扣庶可不致偏枯今臣等公同籌畫分晰定議協領十

員共應扣銀三千兩零卽令該協領十員按股均
勻分扣佐領四十六員共應扣銀一萬一千兩零
防禦五十六員共應扣銀九千四百兩零驍騎校
五十六員共應扣銀七千兩零俱卽照協領各行
按股勻扣如此量爲調劑則扣項既均而爲數較
輕各員照例分年坐扣約計十年俱可全行歸款
仍請俟前次借修房屋銀兩扣清後再行接扣似
於公私均有裨益至筆帖式一年所得俸銀二十
一兩尙不及披甲錢糧之數今兵丁修復房屋之
費荷蒙

皇上全行賞給所有筆帖式三員修理房屋需銀四百十六

十二兩九分六釐可否照兵丁一體

賞給免其扣還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奏入得

旨如所議行

十三日

公奏言伏查本年荆州被水江陵一縣雖受災較

重疊蒙

皇上恩賞銀兩撫賑兼施兵民等衣服口食有資早就寧

貼於二十七日附摺奏

聞至滿營兵丁房屋 臣 於荊州起程時復詳悉閱看城內近南一帶地勢較高兵房雖被淹浸尚不至全行倒塌水退後該兵丁等稍爲修補仍可居住其西北低窪處所被衝較重牆垣房屋存者甚少 臣 等前於查勘後卽令將地基先行清理搬去瓦礫以便次第興工所有被水兵丁或先壘砌土牆搭蓋草屋或向親戚寄居早已得所依棲並無露處之人現在揀取舊料鳩工興作其止損壞牆垣並未衝失房屋約有三千餘間卽可陸續修復完整至城內民房有力之家於水退後卽經自行修理餘

亦各守舊業拾料補葺俱獲寧居沿隄一帶居住
百姓本係草屋居多積水一經消涸易於補蓋且
高阜處所補種蕎麥尚可有收宿麥已經出土臣
等詳加察看荆城內外雖被淹房屋多有塌損元
氣未能驟復而輿情安輯並無被災艱窘之象此
時城垣隄塍各工並舉貧民赴工力作更可裨益
生計因前次摺內未經聲叙明晰謹將荆州被水
後兵民一律寧貼情形據實覆奏仰慰
聖懷奏入
諭曰覽奏稍慰

公又奏言本月初七日行抵滎澤縣黃河渡口接

奉

上諭令臣阿桂畢沅於荊州事畧定後順道前赴潛江查勘該處積水情形等因欽此伏查此次襄河水漲前臣在荊州時曾經畢沅告知於兩三日後即全行消退其潛江縣夏間雖曾被水秋禾俱經刈割不至成災惟濱河窪地恐所種晚蕎倘有未經收穫者已委員馳往確勘臣起身時畢沅又曾言及德成查造城工估册全竣約於初三日即可起程俟其起程後即當由監利石首一帶前往被水各處親

加查勘再回荊州嗣　臣　於荊門州途次遇見安陸府知府吳棐龍問以所屬潛江縣被水情形據稱隨漲隨消惟補種蕎麥雜糧間有被淹者又途次接惠齡來信亦稱潛江被水貧民已飭臬司查勘或借給資本或酌量撫卹等語是潛江一縣雖猝被水淹內中即有成災處所亦不過一隅中之一隅計此時畢沅已將前抵該處督率查辦其被水輕重情形及如何酌量撫卹之處自行查明具奏

奏入報

聞

是月回京

是年秋第三孫那彥成舉順天鄉試

第二曾孫容安生那彥成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四

受業　王　昶　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　增修

乾隆五十四年已酉七十三歲

二月初三日

諭曰今年京察屆期大學士阿桂襄贊綸扉兼統部務懋著勤勞敬公稱職宜加優叙以昭恩眷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

三月初八日

命充尚書房總師傅

初十日

上幸盤山

命留京辦事

四月十七日

都察院奏據湖北江陵縣民朱如標呈控荆江大

隄工程草率應修之郝穴隄蕭子淵口等處俱被

勢豪占阻又庫書張翹南等勉扣賑項浮收銀米

請交湖廣總督審辦得

旨此案著派阿桂馳驛前往審辦至上年荆州隄塍潰决

府城及滿城俱經淹浸被災較重皆由該處隄工向係
民修地方官不能妥為經理而窖金洲又逼瀰北趨所
致經朕特派阿桂等前往勘籌其萬城等隄俱特發帑
金官為修築並節次指示令將雞嘴石壩儘力接做挑
瀰往南窖金洲沙磡已漸見刷動兵民人等亦皆分別
賞給銀兩俾修復廬舍接濟口糧不致失所此皆阿桂
在彼會籌督辦之事此次阿桂到彼務宜覆加查勘將
所築各隄工是否堅固如式足以永資捍衞大江瀰勢
現既南趨窖金洲能否逐漸刷去不致有礙江流兵民
人等曾否安頓復元之處詳悉據實具奏以副朕軫念

災區無時或釋至意

二十四日

諭曰據劉峩奏有磁州舉人鍾應栒於州民劉茂喜與當商王元統互控毆傷圖詐一案從中扛幫詞訟向署吏目沈封忱求情干預多事已降旨將鍾應栒等革審矣地方劣衿干預公事藐視官長最爲風俗人心之患漸不可長而吏目違例擅受任意婪贓尤干功令俱不可不徹底嚴究阿桂於二十日自京起程計此時尚未過磁州著傳諭阿桂於行抵該州時畧爲留住兩三日先將此案應訊人証就近拘訊其案內要犯雖經劉峩飭

令摘解赴省如已解到卽著劉㦤帶同各犯速至磁州
會同阿桂審辦如尚未解到卽一面飛飭停留劉㦤仍
一面趕赴磁州會審將此案情節秉公研鞫務得確情
定擬具奏阿桂俟磁州審案完竣再由彼起程前赴荆
州查辦一切

二十五日

命提訊湖南沅陵縣民李茂才控告該縣銀匠周岐山等
串通櫃書浮收火耗銀兩案

二十六日

諭曰阿桂於磁州審案完竣前赴荆州自必經由河北著

將得雨未透之河北各屬於經過之便親身周歷查看
該處是否缺雨田禾能否長發閭閻生計較前歲情形
究竟若何之處詳悉查勘切實覆奏諒阿桂久侍禁近
必能仰體朕念切民依之意據實查奏以慰廑注也

五月初四日

公偕劉峩奏言審明磁州已革舉人鍾應栴恃衿
藐法罪狀請發新疆奏入

命刑部議奏

公奏言臣於四月二十八日在磁州接奉
諭旨令臣於磁州審案完竣前赴荆州經由河北之便將

得雨未透各屬親身查看是否缺雨田禾能否長
發閭閻生計較前歲情形究竟若何之處詳悉查
勘切實覆奏臣伏讀
諭旨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依無時或釋竊臣於四月二十日起程經過
順天保定正定順德廣平等府沿途各屬二麥芃
茂吐穗已齊收成可期豐稔穀米高粱及各項雜
糧並皆出土數寸彌望青葱計臣在途惟二十二
日丑刻至辰刻濛濛密雨餘日均係晴明而四野
土膏發榮含潤據各處官吏旺庶咸稱本年春雨

頻霑四月十一二等日復經普得透雨現在二麥
秀齊轉藉日色晴烘顆粒方能綻足其向南順廣
一帶田禾更爲暢茂大名府屬雖非驛路經由詢
悉情形與順廣相等至河南彰德等屬與廣平大
名境壤毗連訪詢麥穀秀齊茁發亦與廣大等屬
不相上下容俟臣親至該處遵
旨詳悉履勘再將目覩情形切實覆奏奏入
諭曰覽奏欣慰竟是梁肯堂淜報可笑
初八日
公奏言臣起程入河南境查得河北上年冬令雪

澤雖少而上年九秋雨水透足本年正二三月屢
經普得雪雨四月十一二三等日之雨尤為深透
廣寬二十至二十二三等日復有陸續優霑河北
二十五屬已無不一律普被臣一路經由留心察
看河北一帶種麥處所較之畿南甚廣現在菜子
已經收割大麥亦在刈穫均稱豐稔小麥再得十
許日亦可登場約計收成總在八九分以上至穀
米高粱青葱苗發旱豆亦俱出土以及紅花棉花
等項無不含潤敷榮并有大麥菜子甫經收割之
地現又趕緊翻犁播種雜糧不使稍留曠隙民情

歡忻踴躍僉稱本年二麥既得豐收而秋禾復如
此滋榮長發非但與前兩年迥然不同實爲十數
年來所未見臣復博加採訪自文武官員并兵民
無不衆口同聲與臣親歷目擊情形悉屬符合臣
亦不禁以手加額感戴
天恩理宜遵
旨切實覆
奏仰慰
聖懷再臣本日已渡河至滎澤所有河以南雨澤田禾尤
爲充足暢茂麥穗一莖有多至六十粒者容臣一

路復加體察再行附便奏

聞奏入

諭曰欣慰覽之近日甚熱心已望雨未至太甚安南事甚

順也

恭錄

御製詩

阿桂奏河北雨澤田禾詩以誌事

肯堂報雨未臻悉續奏方知霈澤霶梁肯堂四月十八之奏竟未將四月十一二三等日之雨奏聞及傳旨詢問始於昨日續據奏到南北均霑情形猶俟阿桂奏至更為深悉也先是閣臣遣事竣遂教河北勘災詳茲據阿桂奏於磁州會審事件完竣即親赴豫省察看河

北二十五屬於四月十一二三等日得雨深透寬廣並云現在菜子已經收割大麥亦在刈穫小麥再得十餘日亦可登場約計收成總在八九分以上至穀米高粱青葱茁發早豆亦俱出土以及紅花棉花等項無不含潤敷榮民情歡躍僉稱非但與前兩年迥然不同實為十數年所未見及至滎澤見河以南雨澤田禾尤為充足暢茂麥穗一莖有多至六十餘粒者覽奏

農功大起堪予慰膏霑普滋知非飾言塵念為之畧釋幸眾康定匪飾言紓切念南瞻畧釋視如傷

十五日

諭曰畢沅奏襄陽城迤上老龍隄之卧鐵牛對面周家嘴係襄江坐灣新長沙灘一處將大溜逼向南趨洲沙多係石子砂礓未能挑挖近年以來河形兜曲溜勢較急若不早為抵禦恐將來對岸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南

必至搜刷隄根擬於普陀菴至黑龍廟等處仿照荊州沙市石磯做法各接做挑溜碎石壩十丈及十餘丈不等俾節節挑溜以護石岸根基等語窖金洲在荊州府城之南洲沙漲潤逼溜北趨以致萬城等隄頂衝受患今周家嘴在襄陽府城之北若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南則該處老龍隄工適處頂衝亦難免搜刷爲患其情形大約與窖金洲相仿漢水流爲荊江亦不可不預爲籌辦況現在據畢沅奏估做石壩共需用碎石八九千方工程亦屬有限易於建築阿桂現在荊州查辦事件回程必經由襄陽著傳諭阿桂於回京經過之便即會

同畢沅到彼詳悉履勘如周家嘴洲沙可以設法去淨甚妙若一時未能挑挖則酌量於迎溜處所建做石壩務期挑溜往北直走江心俾沙灘不至再長而老龍隄石岸亦可永保無虞阿桂屢膺任使到彼會同勘辦自益穩當也

二十九日

公奏言審明江陵縣民人朱如標控告黄義遷等賄阻要工私築洲垸及官吏扣賑加徵各款俱係揑詞聳聽挾嫌誣告請將朱如標發往伊犁給兵

丁爲奴奏入

諭曰朱如標因索詐未遂膽敢揑詞赴京妄控希圖陷害
情殊可惡向來楚省民情刁悍好訟者甚多此風斷不
可長朱如標著卽在該處枷號三年滿日再行照擬發
遣以示懲儆
六月十六日
公奏言審明湖南沅陵縣民李茂才呈控銀匠串
通櫃書多收火耗銀一案係屬虛誣請將李茂才
發烏魯木齊奏入
命刑部議奏
十九日

公奏言臣前接奉

諭旨令於回京經由襄陽時會同畢沅詳悉履勘老龍石隄對面周家嘴砂洲若一時未能挑挖於迎溜處所建做石壩務期挑溜往北直走江心俾河灘不至再長等因臣正在會同畢沅起身往勘適奉

諭旨留辦李茂才一案即在荊門州暫駐畢沅前赴棗陽查拏邪教各緣由業經恭摺奏

聞在案近據畢沅辦案完竣回至襄陽赴該處覆加細勘並順道前來荊門與臣悉心講究按圖熟對茲臣於定案啟行北上路過襄陽遵

首親詣老龍石隄上下相度查得漢江雖不至如大江之
洶湧迅激每逢盛漲之候溜急波軒水勢浩瀚亦
復一望汪洋襄陽郡治直對樊城爲南北要衝上
游重鎮北面緊臨漢江向藉老龍隄爲之屛障即
古所稱襄陽大隄由來已久歷代屢經修築計長
十里有零隄身石工現俱一律鞏固形勢崇雄實
有金湯之固惟老龍隄西接峴首山山根有賈家
洲老灘漢江至此旋繞賈家洲之北折而東南直
注普陀菴迤西之卧鐵牛地方大溜緊射南岸直
逼隄根詢問居民據稱從前溜勢原走中泓因普

陀菴對岸舊有周家嘴砂洲一二十年以來砂灘日長大溜亦日漸南注溜勢愈南則北面砂洲愈長此原相因而至之勢察看現在隄身雖稱堅實但上年秋汛水漲老隄子隄均有冲塌數段業由

督臣畢沅等

奏明動用歲修銀兩補築完固但恐先後溜勢日夜搜刷根脚漸被撞擊必至齧蝕鬆動則於襄陽郡治殊有關係查周家嘴砂灘係大水暴漲之時挾帶石塊石子隨波直下結聚而成磧積非如荆江洲渚活沙停積者可比若將砂灘挑挖所費甚屬

不貲且江深灘厚隨挖隨凝斷非人力所能集事

只可於大隄頂衝處所設法辦理以冀迴溜敵砂

今看得老龍石隄之迤西普陀菴一帶舊有磯嘴

四處從前原爲挑溜而設祇因磯身較短不能得

力是以水勢日近隄脚臣畢沅擬於舊磯之上首

用碎石裹護向東北斜長接出連舊石磯計算普

陀菴擬順長十五丈頭工嘴擬順長十二丈二工

嘴黑龍廟各擬順長十丈磯嘴既長挑溜自遠卽

可將大溜逼走中泓而壩岸又有碎石擁護則隄

身不致撞衝隄脚亦免汕齧誠如

聖諭對岸之砂洲縱不能卽行搜刷淨盡江水日夜盪激久之冀其冲動不至有再長之虞應請交與畢沅卽如所奏於秋深水落時派委熟諳工程之員前往確估興工約計需費無多卽在老龍隄工預備歲修餘息項下動支毋庸另行籌款奏入

諭曰阿桂奏勘明周家嘴砂洲應行添接石壩情形一摺據稱周家嘴砂灘係大水暴漲之時挾帶砂塊石子隨波直下結聚而成磧難以挑挖請於大隄頂衝處所設法辦理以冀遏灂敵砂等語老龍石隄對岸周家嘴砂灘旣係磧積非如沿金洲活沙停積者可比亦祇可

如阿桂所奏於項衝處所添做石壩以資護隄刷砂著

即交與該督撫等於秋深水落時遵照妥協辦理

三十日

諭曰書麟等奏睢寧南岸周家樓漫口兩頭裹護已定大

河溜勢仍有五分非豫省漫口全行奪溜者可比且江

南士性堅實將備弁兵諳於堵築書麟蘭第錫可以力

肩趕辦似可無須阿桂前往等語所奏是該處漫口旣

經書麟等通盤覈算白露前後卽施工進做兩月內可

以堵合完竣該督等復力肩其事自不必再令阿桂前

往

七月二十六日

諭曰徐嗣曾奏閩民多係聚族而居各有宗祠設立族正如有為匪不法作奸犯科族正不行阻止舉首者分別治罪如教約有方奏給頂戴等語細思該撫所奏斷不可行阿桂從未至閩省服官然伊更事日久能識大體著傳諭阿桂卽將徐嗣曾所奏舉充族正是否可行並另有何辦法可以經久無弊之處據實具奏

八月回京

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覆奏徐嗣曾請責成族正舉發族匪酌給頂

戴及盜匪自首減等二條其事實不可行兩摺此事祗可俟福康安奏到再交軍機大臣酌議密交伍拉納徐嗣曾董飭地方官留心妥辦若必明定章程出示曉諭使各族正聞知又似地方官有所畏忌轉足以長其刁風至孫士毅請遇有械鬬案發除本犯按律治罪外將族正財產一體入官照本犯減等治罪等語械鬬案件族正固不乏明知故縱之人而其中亦豈無實不知情者若概行查抄治罪辦理過當將族正人人自危尤恐別滋事端所有阿桂孫士毅摺均著留交軍機大臣存記覆議毋庸發抄

初五日

諭曰安南貢使阮光顯等於送駕後令其回京所有頒給勅印仍交禮部齎捧回京俟該貢使到京後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擇日頒發令該貢使在太和門內丹墀下行禮祇領阿桂捧印稽璜捧勅幷派贊禮郎照例贊禮俾得瞻仰闕廷幷睹禮儀整肅該貢使祇領後只須住二三日卽令委員伴送回國不必又候回鑾

是年第三孫那彥成會試中式進士改庶吉士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七十四歲

二月初八日

上東巡

命留京辦事

五月初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是月孫那彥成散館授編修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七十五歲

二月奉

旨署理正白旗蒙古都統

三月初四日

上幸盤山
命留京辦事
五月二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是月奉
旨署理正紅旗滿洲都統
十一月子阿廸斯授鑾儀使
是年五月子阿彌達卒
十一月第二孫那彥寶擢

乾清門侍衛
七月第三孫那彥成陞侍講十月
命在南書房行走
正月第三曾孫容照生孫那彥成出
五十七年壬子七十六歲
二月初四日
京察
命交部議叙
三月奉
旨署理廂白旂滿洲都統

初八日

上巡幸五臺

命留京辦事

五月初十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十月廓爾喀平

命交部議敘

平定廓爾喀紫光閣十五功臣圖像

恭錄

御製贊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七旬以上身體康强從不言功黃閣贊襄威克安久此次用師必大彰國威而後允降庶幾可以久安不致再生事端唐太宗所謂示之必克其和乃固正合朕意福康安固能仰體此意力蕆殊勳而阿桂原有協謀之功亦不可掩會亦協謀寘一个臣有容休休

此次公以未預戎事懇讓大學士公福康安圖形第一

上嘉允所請位列第二

是年十月子阿迪斯授戶部右侍郎

十月孫那彥成陞國子監祭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七十七歲

三月奉

旨署理正紅旂滿洲都統

四月二十日

命充殿試讀卷官

五月十六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二十九日

諭曰阿桂從前原係總諳達因授總師傅未派兼管今著

伊仍兼總諳達

是年四月孫那彥成陞詹事府詹事

十月孫那彥成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七十八歲

五月二十五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奉

特旨每散值晚日令阿桂王杰先散以寓體恤老臣之至

意

十二月二十九日

册封

婉妃

循妃

恭嬪

芳嬪

命大學士阿桂爲正使禮部左侍郎鐵保爲副使持節

册封

是年六月子阿廸斯調工部右侍郎

乾隆六十年乙卯七十九歲

五月初六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十月二十七日

孝儀純皇后神牌升祔

奉先殿

命大學士阿桂王杰恭題

神主

是年十一月第四曾孫崇德生第五曾孫容恩生

俱孫那彥成出

嘉慶元年丙辰八十歲
正月元旦
太上皇帝紀元周甲
授
受禮成以公福壽兼全
特命捧寶以襄
盛典
初六日
太上皇帝復舉千叟宴盛典仍
特命捧巵領班入宴

恩賞
御製詩如意壽杖貂皮補蟒等物
五月初六日
上奉
太上皇帝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八月初三日公八十壽辰
太上皇帝先期
命子阿廸斯孫那彥成於
行在回京

特賜

御筆匾額對聯并

御製詩

恭錄

御製詩

賜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八十壽辰

黃髮未曾更駘背壯年于是掌絲綸試看信史今兮古幸

我斯時君與臣耳重目明政何碍前功後業福尤申相期

矻矻漫言老七字促成賚壽辰

御書匾額

介眉三錫

御製聯句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綸綍

又

賜如意藏佛帽頂朝珠補褂貂皮等物

九月辭管兵部

十一月患病請假

上遣御醫李德宣診治旋愈

賞人參一觔

恭遇

覃恩公正一品蔭第一曾孫崇綬　子阿迪斯二品蔭第

六孫那彥堪　孫那彥成二品廕第三曾孫容安
是年八月第六曾孫增壽生第二孫那彥瞻出

嘉慶二年丁巳八十一歲

五月二十九日

上奉

太上皇帝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八月二十一日午時壽終正寢二十二日奉

太上皇帝勅旨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辦事多年自平

定西陲時卽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周詳妥善懋

著勤勞嗣勦辦兩金川畀以將軍重寄秉承方略堅持
定見克蕆膚功特封為一等誠謀英勇公賞給四團龍
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帽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
旌殊勳績自簡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
前因撒拉爾及石峯堡回匪滋事統兵勦捕立就殄平
復加恩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令伊長孫承襲疊沛恩施
正資倚畀邇來雖精力稍衰兩耳重聽猶照常趨直夙
夜靖共頃聞患病頗劇卽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御前
侍衛豐伸濟倫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被仍冀
調理或可就痊茲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卽令綿億並另

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酹奠加恩晉贈
太保入祀賢良祠任內降級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所有
應得䘏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以示軫念耆勳至意

又奉

勅旨原任大學士公阿桂因病溘逝當經加恩晉贈太保
入祀賢良祠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前往酹奠茲念阿
桂宣力年久前此平定金川勳績懋著朕本欲於回鑾
後親行賜奠但計算日期彼時久已出殯其塋地距城
更遠難以親臨若於到園後特行進城大臣等均以朕
年已望九恐致過勞再四奏懇不得不俯從所請因思

皇帝在青宮時阿桂即充總師傅總諳達皇帝可於九
月十一日親往賜奠以示優禮勛耆有加無已之至意
九月
今上親臨賜奠
御製詩云
帝念功勳舊朝廷重上公將星落霞表箕尾現雲中函丈
儀曾侍綸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風
禮部議請祭奠如例
賜謚文成
恭錄

諭祭文

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祭

文

維嘉慶二年歲次丁巳　月朔越　日

皇帝遣官

諭祭於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阿

桂之靈曰任重台階聿著老成之望功垂册府用宏

幹濟之謨惟勤宣克懋夫勛名久深委寄斯軫念倍

殷於耆舊用備哀榮爰學親臨恩綸載降爾阿桂藎

誠自矢練達有為始郎署之掄才迭膺任使旋戎行

之受命奮効馳驅當用師回準之初耆定預參成績
迨闢土呥屯而後撫綏藉凭專樞動合機宜號令肅
鳴沙之野職兼禁近迴翔躋戴斗之班旣而兩金川
恃險逞奸衆土目叩關籲救統雄師而聲討俾總元
戎稟勝算以伐謀克宣廟略中權采入五年而逆黨
咸俘定見堅持萬里則邊氛式靖是用剖桓錫瑞命
褒超榮升冠服於屬籍之華贊畫像於策勳之首樞
廷密勿綸閣書思部政兼咨旗營並轄冑筵經幄旣
勿懈於趨蹌秘閣詞林亦胥資其領袖復兩掃番回
之遺孽卽重加都尉之世封畀倚方長籌諮靡忝迺

耆年登大耋力謝彙司猶趨直於中宸靖共益勵局
展巡於上塞留務仍釐聞疢疾之俄侵馳軺慰問實
廑懷之孔亟賜祓宣慈竟告淪徂良增悼惜銜崇太
保特申追贈之文祀秩賢良並滌因公之類獎章聿
具芳狙斯陳嗚呼終始承恩歷試遍更內外贊襄盡
瘁明禋式篤勤勞靈而有知庶其歆受

恭錄

諭碑文

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公諡文成

阿桂碑文

朕惟任隆贊治端膺將相之崇禮厚酬庸倍眷勳賢之
重惟盡誠既昭恭恪斯渥典宜備哀榮用煥國章式
符彝憲爾武英殿大學士晉贈太保一等誠謀英勇
公謚文成阿桂早承恩蔭洊歷郎曹曾陳臬於南州
旋膺遷秩迨宣威於西域力請從戎參贊有方拔堅
壘而戰攻奮勇勤勞罔懈鎮新疆而經理安詳復征
緬甸而徂滇遂勦金川而入蜀授以將軍之寄稟茲
方略之承定見堅持操必勝于先之算膺功捷奏成
有戰則克之勳爰晉公階旋登揆席既寵膺夫殺佩
復榮錫夫冠裳襄機務於樞廷寄鈞衡於綸閣兼司

部政並侍講筵職領文淵秘籍藜閣班清翰苑榮掌
槐廳追撤拉之遄征師貞授鉞消石峰之進勦旅吉
殲渠豐功屢著乎軍行懋賞更延于世職四登紫閣
邀圖贊之輝煌兩與耆筵見精神之矍鑠昨者塞垣
云幸俾其京邸仍留忽聞遘疾之已沉壓懷孔切猶
謂就痊之可冀遣問方殷何遽淪亡良深軫惻賜陀
羅之經被贈太保之宮銜不愧賢良恩綸崇祀會充
保傅賜奠親臨聿昭軫舊之懷爰改易名之典彙其
夙昔謚曰文成於戲內外宣猷彌祇承于敬慎始終
敷績尤眷念于老成衈典攸頒豐碑用勒欽予時命

貽爾後昆

九月十三日殯於左安門外之穆坊村　文勤公

塋道之第一昭

十一月二十日子時舉葬事

十二月伊犁將軍保寧奏原任大學士公阿桂開

創伊犁功德甚著該民人呈請入祀伊犁賢良祠

奉

旨甚當先是金川平定成都北門兵民建公生祠至是

亦奉

旨爲專祠子阿廸斯襲一等誠謀英勇公官至四川成

都將軍緣事革退

恩賞六品頂戴次阿思達原任太常寺筆帖式次阿彌達官至工部右侍郎皆先卒孫那彥聰襲一等輕車都尉緣事革退現官藍翎侍衛次那彥寶襲一等輕車都尉現官工部右侍郎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那彥成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現官直隸總督次那彥桂襲一等誠謀英勇公

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河南教匪滋事佔據滑縣奉

旨陝甘總督那彥成着以欽差大臣總統軍務

十二月初十日剿滅淨盡克復滑縣封三等子

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復

命

諭曰那彥成係阿桂之孫亦由平日習聞祖訓勉紹家聲故能宣力効猷懋膺爵賞茲追念舊勲著於本月二十九日在阿桂墓次賜祭一壇著禧恩前往奠酒用示朕眷舊酬勲至意